

台灣俠壇笑星李涼大師珍品

李涼諧趣武俠系列



笑笑江湖



「台灣」李涼

中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东53A-6

44568
XX
=2
C-2

笑笑江湖

①中

李凉谐趣系列①7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李凉 本名詹大光。由台湾电影界编导而改
写武侠，以处女作《奇神杨小邪》轰动台湾。其文
笔清新、诙谐，妙趣横生，一反血腥江湖古板老
套，独开谐谑武侠一派。又因本人风流倜傥，相貌
酷似刘德华，被青年目为偶像，其作品销量竟凌
驾古龙等名家之上。

李凉

谐趣精品

- 风流小阿霸
- 笑笑江湖
- 公孙小刀
- 我是龙头
- 胖帅洪金宝
- 欢乐奇侠
- 小邪神
- 奇神杨小邪
- 杨小邪发威
- 好运小吉神
- 赌国小煞星
- 会醉才会赢
- 超级邪侠
- 新蜀山剑侠后传
- 小鬼大赢家

第十章 低能儿童

地龙干亮高举矮短手臂，很快已回答：“先训练过目不忘，这可以看清敌人招式，而且记下来，很容易就能化解。”

小痴摇头：“你看我就知道？我看得懂，未必化得开，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就和我差不多啦！”

天龙段绝道：“以创造力如何？这可使本门功夫更进一层。”

小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创造一途，该是龙王那种绝顶身手才须要加以发挥，像我，每次创出的招式，老是打不过人家，我也不知毛病出在哪里？创造武功之事，还是由龙王解决的好。”

以前小痴总喜欢另创招式，然却时常不敌于人，并非其所创的全然无用，而是那些招式，非像他此种普通身手所能发挥，是以在他感觉上，好似所创招式皆不怎么管用。然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纵是如此，遇上了好招怪事，他仍会再创几招，至于是否会被砸得满头包，他可不在乎。

这也是他懂得天下武功招式，但时常又被追杀的原因之一。

众人也不知该从何处学起。

小痴已自得笑道：“从反应，一个练武的人，最重要就是身手敏捷，够得上一个快字，其它的就不怎么重要了。”

众人闻言，始恍然，创造招式，其目的也是在克制他人以制敌，而招式若快于对手，更能制住对方，两者俱有相当共同目的，当然练个快要来得实惠多了。

小痴又道：“招式虽求身手敏捷，脑袋智愚也是一样，谁反应快，谁就是聪明，尤其对练武人来说，这点更为重要，所以我们就从反应开始训练。”

得意地寻视众人一眼，他道：“在还未训练在前，我想考考你们，看你们到底有多聪明。我好决定如何教你们，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”

众人已凝起心神，准备应考，连东方不凡也不例外，前三天，他是以武斗，现在则想以文斗来扯小痴后腿。

小痴睨向众人，稍加思考，已淡然笑起，准备再度作众人较量。

他道：“听清楚，有一个人不用任何东西和武功，在柔软的沙滩上行走，然而是我们却看不到他的足迹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题目出的甚是平常，却令人费猜疑，众人开始沉思，总想找出答案。

第一个侏儒地龙已急忙抢先回答：“我知道，他是用手倒立行走，所以看不到足迹。”

小痴摇头笑道：“不对，我所说看不到是看不见任何痕迹，包括足迹手迹，以及其它可能留下的痕迹，你的回答不能算对。”

火龙扭动肥猪脑袋，道：“那人是用跳的，跃过沙滩，是以未留痕迹。”

“也不对！”小痴道：“我说过他是一步步地走，而且沙滩说不定十万八千里，他怎能跳得过去？”

神龙道：“他每走一步，就用脚将足迹掩灭，所以无迹可寻。”

“不对，我说过不能用任何东西，脚也是一种东西，也就是说那人除了走路，其它任何消灭的方法都不能用。”

天龙道：“他走过之后，海浪袭来，已将足迹掩灭。”

小痴道：“不对，沙滩不一定要在海边，在沙漠、湖畔，任何地方都可以。”

这就难倒众人了，既然在沙滩上行走，不能用任何方法毁去足迹，又岂会见不着足迹？

小痴道：“怎么？想不出来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小跟班你说说看！”

东方跟班嫩脸微红，道：“沙滩是流沙，人走过去就沉下去了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
小痴笑道：“所以足迹也没得见了？”

东方跟班困窘道：“是。”

小痴道：“你的想象力比我还丰富嘛，其实你该想得实际些，哪有人会在流沙上走？就算答案是如此，也很难令人满意。”

地龙急切道：“那……答案到底是什么？”

小痴呵呵笑着，道：“答案很简单，因为那是透黑的晚上，就算你们挖个大坑，也没人见得着。”

众人哗然，想了如许多之原因，就是没想到此情况，不禁对小痴更加折服。

小痴笑得甚开心，道：“你们想的全是如何使足迹消失，这

正上了题目的当，怎会想到让自己的祖线受阻呢？其实黑漆漆的夜晚是一种答案，另一种，我们背向着那个人，不也是瞧不见那些脚印？知道了吗？答案并非只有一个。”

众人由衷心服，只有东方不凡更加嫉心了。

小痴道：“这题你们过不了关，现在再出一题，你们要好好把握啊！”

众人马上敛起心神，准备再作答。

小痴轻轻一颦，道：“世上何种东西最不怕冷？”

“貂！”地龙又抢着答。

“不对！”小痴道：“貂能生活在冰天雪地，人类也能，所以它不能算。”

“天池冰鱼，它可在寒冰湖中活命。”天龙道。

“也不对，它是可在湖中活命，但湖水过冷，它还是会筑巢躲起来，可见它仍怕冷。”

如此一说，众人又茫然了，皆表示不知。

小痴轻笑道：“其实这东西就在你们身上，是鼻涕。”

“鼻涕！”众人惊愕脱口而出。

小痴浅笑不已，道：“不错啊，天气愈冷，鼻涕愈是喜欢往外跑，谁敢说它不是最不怕冷？”

众人恍然而笑，皆对小痴回答感到满意而风趣。

东方跟班问道：“那……副殿主，什么是世上最怕冷的东西？”

众人凝目注视小痴，倒想看他又如何解释此物？

小痴连想都不必想，就脱口而出：“屁！”

众人又是一阵骚动：“会是它！”

小痴自得地点头，得意笑道：“这家伙刚从下面出来，又急

着往鼻孔钻，它不怕冷，什么才怕冷？”

众人哪晓得两样东西都出在自身上？还被小痴说得头头是道，让人无以反驳，除了莫名的笑意，还真无法讲出一句话来。

只有东方跟班怀着崇拜心灵，道：“副殿主，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

小痴道：“这要学吗？若真的要学也不难，多吃几条蕃薯就行啦，呵呵……”

东方跟班也脸红的笑着，道：“那你认为我们……有多聪明？”

“看样子，你们的智商只有六岁半。”小痴哧哧笑着回答。

“六岁半！”众人哭笑不得，每以为很聪明，但在小痴眼中，只有孩童的智力，实是让人瘪透了。

小痴肯定而又点嘲惹道：“不错，只有六岁半，适合大萝卜蹲！”

“什么？”众人又是惊愕叫着。

小痴笑得惹道：“我是说训练你们，只有从大萝卜蹲开始，这样才能启发你们的智慧，训练敏捷的反应。”

真的哭笑不得，东方跟班还说的过去，但他们都已上了年纪，没有六十，也有四十、五十，还在玩此游戏，实是让他们又吃惊又无奈。

天龙困红着脸，道：“副殿主，你该不会当真吧？”

小痴道：“本副殿主言出改造，再说为了各位好，只好勉强一试啦！”

东方不凡冷道：“如此幼稚的举止，本人不屑参与。”

小痴嘲讽道：“对付六岁半的小孩，不必玩什么大游戏，你

不玩可以，本副殿主以抗命论处，砍下你一条手臂。”

东方不凡怒斥：“你敢！”

小痴目光转凌厉：“你可以试试。”

两人怒目而视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刑开天见情况不妙，马上拉扯东方不凡衣衫，细声道：“少公子，这事，将来再说吧！”

东方不凡也知小痴并不畏惧自己身份，否则也不会在夺宝开始时就三番两次找自己晦气，此时此境只在表现自己不屑于小痴，若真叫他抗命，他还没那个胆子，冷冷哼了一声，目光已移走，不再理会小痴。

小痴谐谑一笑：“对嘛，何必拿自己开玩笑，要扳倒我，也得找个好机会才行，吃眼前亏的人，智商只有两岁半，是低能儿童，无可救药了。”

转向众人，道：“现在大家先抓个萝卜名称，游戏就要开始，虽然有点返老还童，不过这方法的确有效，希望你们全力以赴，为了使训练有效起见，每输一次，就长一颗瘤。”

他拿出尺余长的小木棒，挥耍着，随时都有落在众人头上的可能。

众人已选了萝卜，依次为：东方不凡是白萝卜。刑开天是干萝卜。天龙是啃萝卜。地龙是扭萝卜。神龙是砍萝卜。火龙压萝卜。东方跟班是跳萝卜。

名字取得怪，动作也怪，若是啃萝卜。则要作出啃东西状，实让人哭笑不得。小痴已宣布比赛开始。

“扭萝卜，扭萝卜，扭萝卜；萝卜扭完了，我啃萝卜……”

一场比赛就此开始，起初东方不凡还故意不遵，但被敲了几次脑袋，再也不敢怠慢，拚命地赛着，免得脑袋变成金佛头。

此赛从先前的缓慢，到后来全神贯注，尔虞我诈，倒也合了小痴目的，训练众人的反应。

不到半小时，众人脑袋的瘤也长了不少，尤其是心神那种疲劳，比让他们练上一天武功还累。

终于小跟班体力不支而跌坐于地，就快昏厥，两眼发直，气喘如牛。

小痴见状，突然大叫：“跳萝卜蹲！”

东方跟班愕然又蹦了起来，已全然失去理性控制，呆愣地望着小痴，急念道：“跳萝卜，跳萝卜……”

“不必跳啦！”小痴打断他的话，笑道：“像你这样不经过大脑的反应，可算是训练成功，永远不会输了。”

东方跟班此时才稍微醒了过来，呐呐道：“副殿主……我可以不练了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小痴寻向众人，悦然道：“如何？这比练功还劳累吧？今天就到此为止。”

众人嘘口气，暗道：“好险。”要再练下去，就算不被累死，脑袋也会被敲肿。

小痴等他们擦汗，休息一阵，方道：“你们练了那么久，不知效果如何，我来考考你们。”他走向侏儒地龙，笑道：“老兄，你蹲的最是勤快，想必最有心得，就从你先开始。”

地龙身材矮小，蹲着和站着差不了多少，玩这游戏，最为吃香不过了，输的也比较少，闻言已欣然接受，道：“副殿主抬爱了，属下定当尽力以赴。”

小痴笑道：“很好，这试验很简单，把双手伸出来，我打右手时，你的左手就得赶快收起来，知道吗？”

地龙点头，马上伸出双手。

小痴轻轻一笑，立时打向右手，地龙果然急忙伸回左手，不过右手仍被打疼了。

地龙突然发觉不对，道：“副殿主，我的右手……”

“该打！”

小痴再打一记，已换上天龙，以至于所有人，情况都一样，右手挨的疼。

又轮回地龙，他急道：“副门主，这不合理，你老是打右手，而叫我们避开左手，如此一来，我们永远也只有挨打的份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小痴道：“那换个位置，我打左手，你缩右手。”

说着他已挥棒打向地龙左手，地龙急忙伸右手，情况仍是一样，他又抱怨：“副殿主，这也不合理，根本避无可避。”

“噢？”小痴黠笑着。

火龙道：“属下也认为不合理，反应再快，也没办法躲掉。”

天龙道：“副殿主似乎该改为打右手，缩右手才较合理。”

“合理？什么叫合理？”小痴道：“打人还要讲理的？”

小痴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打得更急，更快。打得众人脸色全变，手掌疼痛难挨，怨恚已起。

“合理的就是训练，不合理就是磨练。你们这些人就是缺少磨练。”

小痴打得更快速，笑得更促狭。

地龙已被打得难以忍受，急叫道：“这明明是不合理，你怎能可以如此？”

“哪来不合理？打右手，缩左手，很正常嘛！”

“可是被打的那只手永远逃不掉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逃？”

地龙突然收起双手，他一收，众人也跟着收，惧然地瞪着

小痴。

小痴愕然道：“你们为何收手？”

地龙道：“收了手，你就打不着。”

小痴突然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为什么你们非得被打疼以后才想到要收两只手？刚开始的时候就收手，不就什么事也没啦！”

地龙怔愕：“可是你先前不是规定打右手，缩左手？”

小痴笑道：“没错啊，否则你的手哪会红肿，你明知很不合理，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收手？要你们反应敏捷，不单只是动作上敏捷，就如此事，你左手反应再快，仍逃不了右手被打的命运，也就是从一开始，你就被我的话套牢，吃亏上当，那是必然的。”

众人这才恍然，小痴原是想以此来测测众人反应，没想到众人仍未能逃过语言束缚，而挨了这顿打，实在挨得一文不值而没话可说。

小痴笑道：“这顿并没白打，至少你们该知道合理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，不合理的事情也不一定是错的，全在于你们如何应付，知道了没？”

地龙搓着红肿手掌，佩服道：“副殿主教导的是，属下受用无穷。”

小痴浅浅一笑，道：“知道就好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回去好好想想，明天咱们再来较量。”

此语一出，众人已拜礼而去，一大早虽挨了一顿打，但他们心灵并未空虚，至少已了解自己的确差小痴智慧多多，想迎头赶上，还得一段时间不可，他们都有心再次接受训练。

只有东方不凡恨意难消，堂堂一个少门主，被小痴这小瘪三要得团团转？他岂能咽下这口气？已掉头找他爹去陈诉告

状了。

小痴反倒不在乎，悠哉地和东方跟班，逛这神奇的龙王殿，以遂心愿。

东方龙正坐在东岛上半山崖那张白石靠背椅上，他在看日出。

淡淡薄雾飞掠，似如人间仙境，他品着香茗，然后幽雅地将茶杯放回椅侧的小茶几，已微笑地聆听浪涛声，似乎俗事和他一无关系。

“你来了？”

东方龙已发觉靠崖小径上有人走动，并没转头，就说出此话，很明显，他早已知道东方不凡会来找他。

东方不凡绕过小径旁一棵百年古松，走向崖面平台，拱手而委屈道：“爹，孩儿给你请安。”

“不必多礼！”东方龙淡然道：“你受了委屈？你就说吧！”

“是！”东方不凡再次拱手，已道：“爹为何把白小痴这小疯子提升为副殿主？”

东方龙道：“他很有才能，武功也不弱，当时他不也满足了你的条件？”

东方不凡恨道：“可是他和孩儿有过节，爹您怎能不考虑孩儿呢？”

东方龙凝视他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年轻人，不免有点气盛，然而你该学习放宽心胸，他都已既往不究，你又何必怀恨在心。”

“可是他不时在找孩儿麻烦，您看我的手。”

东方不凡张着被打肿双手，装出一副可怜模样。

东方龙瞧了几眼问道：“你接受了他的训练？”

“孩儿是被逼的。”

“为了本门，他以副殿主身份，是有义务来训练你们。”东方龙道：“不凡，你是我儿子，爹决没有外人来欺负你的道理，爹何尝不想把你变成绝顶聪明之人？受点伤又算得了什么？何况爹认为受此伤的又不只你一人，你为何不能忍呢！这全只是皮肉之伤而已，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，算不了什么！”

东方不凡咬咬牙，心头不知恨死小痴多少次，恨道：“他的训练完全无效，他只是胡搞！”

东方龙问：“他又如何训练你们？”

“玩的小孩子游戏，萝卜蹲。”

“萝卜蹲！”东方龙眉头一皱，也颇感意外小痴怎会玩这把戏。

东方不凡见他爹有了反应，随即又添油加醋道：“他不但把本门弟子当小孩耍，还拿木棒敲人脑袋，太狂妄透顶了。”

东方龙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他敲了你几次？”

“最少二十余次，尤其是刚开始，孩儿连续被敲，后来不得不小心应付，否则必定被敲得更多。”

东方龙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刚开始你不断被敲，但后来你的次数已减少，这不就表示你已在进步，他的方法怎会无效呢？”

“爹……”

“不必再说这些。”东方龙截口道：“白小痴他那绝顶智慧，连爹都佩服不已，若非身份关系，爹还真想和你们一起接受训练，不要为了一己私心而排斥他，否则将来日子你会相当难过。”

东方不凡没想到自己的爹会如此指责自己，一时也讷然无以言对，愣在当场，满腹委屈，当真豁着不甘，往肚子里吞。

东方龙缓缓起身，走向他，伸手拍拍他肩头，道：“凡儿，现在多吃点苦又算什么？将来爹的基业还不都要传给你，除非你自己不争气，让他们看不起你，到那时，就算大权在你手上，你也未必保得住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白小痴他……”

“你很畏惧他的聪明才智是不是？”

东方不凡犹豫一阵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东方龙含笑道：“他是爹的徒弟，自不会不遵爹的命令，你只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他的事由爹来操心。”

“但……爹您怎能教他武功……”

东方龙道：“他是一把利刀宝刃，不造就他，何等可惜。有了他，东海龙王殿等于多了一条龙，从此天下武林更该对本门侧目，何况爹已动了爱才之心，相信爹的作法是对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要是将来他叛变了？”

东方龙含笑道：“不要现在就怀疑他人，这样容易坏事，或许就是因为你的怀疑而导致后来他的叛变，爹已说过，他的事由爹来处理，你只要守好本份就行了，若真有那么一天，爹仍会收回他武功，你担心这些全是多余的。”

东方不凡仍担心白小痴的智慧，道：“爹您当真要把全部武功传给他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可是……将来您如何收回？”

东方龙道：“若他真的叛变，爹不惜以性命相搏。”他笑道：“不过你放心，这事永远不会发生，你回去吧！听爹的话，多和他多学学灵巧事情，这对你有莫大益处。”

东方不凡实不相信自己父亲会如此爱惜小痴而听不进自

已一句话，颓丧之余，只好告别而去，心想着，一定要扳倒小痴，方消心头之恨。

东方龙望着儿子背影消逝，良久才叹口气，自语道：“不凡，千万别坏事才好。”

东山朝阳已升，灿烂霞光一片昏红，仍无法突破云层、雾气，现出一片红纱般的朦胧。

九华山下一处偏远小镇，名凌阳，百来户人家，却也有股乡城小镇的热闹气息。

它正是小痴和西瓜的出生地。

当西瓜和小痴分开以后，小痴说的老地方就是指此镇。

西瓜逃回此地，宛若回到家中，四处熟人多得很，打打招呼之余，仍会问及小痴怎会丢了？西瓜则有难言之隐，随便胡诌，镇民也心里有数，皆一笑置之。

凌阳镇上上下下不知小痴者，恐怕只有刚哇哇落地的婴儿了，他们又岂会不知小痴所干的一些令人无以想像而又哭笑不得的事。

西瓜这几天全混在镇西小巷的一处赌场里。

场内依然油布挂窗，大白天仍漆黑，非点着油灯不可。小地方，只开一桌，但赌徒之厮杀，仍是呐喊竖眉，激烈非常。

西瓜更是青筋暴胀，难得手气好，桌前也摆了百八十两，准备赢多了，好在小痴面前夸耀一番。

他拿起骰子，哈了几口气，蓦然猛喝：“四五六啊！”

一声喧吼，三颗骰子滚滚落定，两四一个六点。

西瓜已大笑：“哈哈，双四一个六，是大，赔赔赔！一共三十四两银子。”